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二十二回 更衣殿盜去冠袍帶履 鳳翔門留下粉漏菊花

且說北俠把刀交與艾虎，大家告辭，回奔開封。見了包公，又回稟一回。然後大家出來，誰走誰不走，大眾一議論：雲中鶴獨自歸廟。艾虎、韓彰、韓天錦、沈仲元、沙龍、孟凱、焦赤這些人俱回臥虎溝，韓天錦、艾虎成親。大官人、二官人同著盧方、盧珍等大眾上百花嶺完姻去了。徐良跟隨天倫徐慶，回山西祁縣祭祖。餘者眾人歸家祭祖。蔣爺家眷在京都，展爺家眷也在京都。邢如龍、邢如虎兩人不走。蔣爺許他們把天倫屍首由龐太師府中取出，在京都地面看塊靜地安葬。蔣爺又問馮淵：「馮爺，你是怎麼？」馮淵說：「我是早就沒有墳了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們家連墳都沒有？」馮淵說：「墳我不知在哪裡，皆因小的時候，父母雙亡，□二歲練的本事，□四歲入的綠林，入了綠林，誰還管墳？」蔣爺說：「你作了官，也該打聽打聽。」馮淵說：「不好打聽，只可買點紙錢遙祭一番便了。」蔣爺說：「倒也有理。」果然就買了些錢紙，馮淵遙祭了一回。蔣爺、展爺到龐太師府見了管事的，回進去，取老道邢吉屍骨。龐太師也是無法，只得叫他們取將去，叫人帶著到文光樓後太湖石前，起了靈樞，先有棺木盛殮，至今未壞，把牆拆了一段，拉將出來。早就預備了一塊靜地，就拿邢吉單身立祖。埋葬已畢，奠茶奠酒，燒錢化紙，然後開發抬夫的錢文。諸事已完，大家回歸開封府見相爺，回明此事。然後大家出來，正遇張龍、趙虎到開封府門外下馬，從人接去，擲了擲塵垢，先到校尉所見南俠、蔣爺，然後見王馬二位。蔣爺把馮淵、邢家弟兄帶著一見，二位不能久待，要到裡面交差。包公問他們一路事情。二人把襄陽接古磁壇，按院大人給了些銀兩，到家中發喪辦事，諸多平安等報稟一番。包公叫先生打本，次日奏明萬歲。

包公回府，過了數日光景，就是天子萬壽。前三後四，文武官員，穿吉服朝賀。正在第三天光景，包公下朝至府，包興回話，聖旨下，請老爺接旨。包公一怔，問何人押旨，包興說：「陳總管老爺。」包公一聽就知道是大內之事。剛然可巧，包公未脫去官服，趕著出來接旨。至大堂之下，陳總管已經下馬。包公跪倒說：「臣包拯見駕，吾皇萬歲萬萬歲。」陳總管說：「二堂開讀。」大眾轉到二堂。總管說：「聖旨下，跪聽宣讀。」包公跪倒。總管打開聖旨念道：「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昨夜三更之後，更衣殿將朕冠袍帶履請出，預備今日早晨呈用。今日早晨，朕用早膳後，降旨入庫，更衣殿門窗戶壁，一概未動，將冠袍帶履丟失。也不知是被賊人外邊竊去，也不知是被大內看守之人盜去，今將更衣殿首領值班的與散差，交開封府審訊親供。如不是大內之人所盜，著開封府府尹，帶領校尉至更衣殿驗勘，欽此。」聖旨讀罷，往上謝恩。包公把旨接將過去，香案供奉，然後方與陳總管見禮，說：「總管老爺吉祥。」總管也是抱拳帶笑說：「包相爺請了。」落座獻茶。陳總管就說：「包相爺，你看又出了這個事情啦，好容易清靜清靜，先前白五老爺這個鬧法還了得。這更衣殿，可比不得御花園，這更衣殿離著萬歲爺寢宮甚近，相爺你還是先審咱家帶來的人哪，你還是先跟咱家去驗看？」包公說：「總是先去驗盜，若是從外面來的人，就不必追問他們了。」陳總管說：「很好。」外廂備馬，包公就帶南俠、蔣平入宮。跟著總管來的那些大內之人，又都回去聽信。

眾人到朝房下馬，陳總管帶領包公，同著蔣爺、展爺一道一門戶走了半天，方到更衣殿。陳總管用一手一指說：「這就叫更衣殿，隨咱家在裡邊驗盜。」展、蔣二位，連階台石都不敢上，就在台階底下站住。包公跟著陳總管到裡面，四面八方，瞧看了一回，並沒看出什麼情形。總管說：「包相爺，你看這賊人還是從外面進來的不是？」包公說：「此事須著展護衛、蔣護衛二人驗看。」總管說：「既然這樣，他們二位因何不進來？」包公說：「沒有聖旨，不敢私人。」總管說：「哎喲，你們這個禮也太多了，待咱家替萬歲傳旨。萬歲有旨，宣展、蔣二位護衛，入更衣殿驗盜。」外面二人答言：「遵旨。」二人進來，都抬頭往上一看，兩個人彼此一笑，然後再往別處一瞧，瞧了半天。二人齊說：「總管老爺，此賊是打外面來的。」陳總管哈哈大笑說：「相爺，別看你能白晝斷陽，夜晚斷陰，怎麼也沒瞧出一點什麼來，你看人家一瞧便知。你們二位看著，從何而入？」二人齊說：「從橫楣而入，從橫楣而出。」陳總管說：「萬歲若問，有什麼憑據？」展爺說：「總管不信，派人搬過梯子來，教他們上去，把橫楣一挪就開。再說夜行人進來，是爬著進橫楣子，心口正貼著底下的橫凳，別處俱有浮土，這個底凳來回出入，必然蹭了個乾淨。」總管一聽，合乎情理。蔣爺說：「總管請看這一件就明白了，周圍俱都糊裱的嚴緊，這橫楣子四週全都崩了縫子，總管請想，不是橫楣子開了，焉能四面露縫？」總管連連點頭說：「有理，有理！」派人搬梯子上去一瞧，橫楣子兩邊，連一點浮土也沒有，上面一看，果然窗凳上俱有浮土，底凳上沒有。陳總管說：「下來罷，把梯子搬開。」又吩咐一並看看，外面什麼地方進來的，蔣、展二位答應，用手一指：「總管請看，由此處而入。」總管一看，果然靠東牆底下有些個灰片。蔣爺叫道：「總管老爺，你看這宗物件，是舊有的，是新有的？」陳總管一看，在那鳳翔門的上坎，有一朵小菊花，一個根兒，配著三個小葉，俱是拿白粉點成。陳總管說：「先前沒有。」連包公也看見了，只不知什麼緣故。就見展、蔣兩個人，低聲說了半天話。展爺過來，用他袖子一揮，那個白點點就的菊花蹤跡不見。過來在相爺跟前回話說：「這就是盜冠袍帶履那個賊，他把萬歲爺的物件盜走，還敢留下一個記認。」包公與陳總管說：「總管奏事，我還是在外面候旨，還是明日早朝候旨？」陳琳說：「咱家一並全都替你奏明白，你就趕緊派人拿賊要緊。」包公說：「既然這樣，我們就回開封府去了。」陳總管派人，將包公送將出去，隨即至寢宮奏聞萬歲。

包公回至開封府，下馬入內，至書房，單叫二位護衛書房面諭。蔣爺、展爺進去，包公吩咐：「如今萬歲丟失冠袍帶履，可沒賞限期。此賊總要火速捉拿，若不火速捉拿，萬歲聖怒，連本閣都擔待不住。」二位護衛連連點頭，待包公擺手，這才撤身出來。到校尉所，眾位過來，全部打聽此事。蔣爺一看，並無外人，就把驗盜緣故對著大眾學說了二回，又派差人出去，叫馬號備馬。開封府所管的地方，是一廳二州□四縣。隨即備文到廳州縣各衙，立刻知會那一廳二州□四縣的馬快班頭。單說開封府那些馬快班頭，先叫將進來。二個頭目韓節、杜順面見大人，站立兩旁。蔣爺說：「萬歲更衣殿，丟失冠袍帶履，是被外面賊人所盜，賊人好大膽量，在鳳翔門上，用白粉漏字，漏下一朵小小的菊花，上頭配著一個根兒，三個葉兒。你們久慣辦案拿賊探訪差使。粉漏子漏下一朵小花，這是哪路賊人？你們必然知曉他的下落。」眾班頭一齊跪倒說：「下役們實實不知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們知情是這樣說話呀！相爺賞一個月限，三□天此案不破，小心著腿。」叫他們外廂伺候。復又回頭叫張、趙、王、馬。蔣爺說：「四位老爺你們可都是綠林的底兒，用粉漏子漏下一朵小花，這是哪路賊人？」列公，方才說了半天粉漏子，這個粉漏子，到底是什麼物件？就說唸書的小學生，就有作這個玩意兒的。用錢買一個小油折子，除去皮兒，用錐子外面紮上窟窿，紮出一個小王八的樣兒，裡頭挖出四方槽兒，裝上定兒粉把窟窿這半頁抵合住，要與誰鬧著玩的時節，衝著衣服一拍，就是一個小王八，越是青藍的衣服，更看得真切，就是這麼一個比樣。賊的粉漏子，做的無非比這個巧妙些就是了。一問王、馬、張、趙，王、馬、張三位滿面含羞。老趙他可不怕那些事情，說道：「我們在土籠網放響馬的時候，這些個晚生下輩賊羔子們，還沒出世哪。要問前幾年的事，我們還認得幾個，這如今後出世的，我們焉能知曉？論起來，這都在重孫子輩哪！」說這話，不大要緊，那旁邢如龍、邢如虎就惡狠狠瞅了老趙一眼。蔣爺說：「趙四老爺不必著急，聖人云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。」趙虎說：「你又來鬧這四書啦，我如何懂得？」蔣爺說：「你不知道可也無法。馮大老爺呢？」馮淵說：「唔呀！不用你說，我替你說了罷。我是綠林，應當知道綠林的事情。無奈我在鄧家堡、霸王莊、王爺府這三處，整整□六年。我是外頭的事一概不知，我要知道不說，我是混帳王八羔子。」蔣爺說：「沒有起誓的道理。」又問：「邢大老爺、邢二老爺，你們二位也是綠林出身，棄綠林的日子還不多，大概有個耳風。」二人一聽，就有一些慌張的意思。邢如龍說：「兄弟，咱們不知道，對不對？」如虎說：「大人別疑著我們不說哪，我們實是不知。」蔣爺一看，明知邢家弟兄知道此事，不肯說出。蔣爺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了。要問什麼主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